



谢剑平(资料片)

谢剑平已无心庆祝自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5日,当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闫亚明准备出差时,本该同行的谢剑平早已飞达目的地,躲避公众的关注。在他身后,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争论中的“降焦减害”在烟草界内部也被认为“效果不明显”。其实,在众多烟草研究院(所)日常的研究工作中,“降焦减害”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研究课题则是以如何提高烟叶利用率、提高烤烟水平和改善口感为目的,而最终目的则是:获取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降焦减害”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一场因“烟草院士”燃起的争论

本报记者 张子森

新院士引出老话题

一条红色的横幅,正悬在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的办公大楼前,上面写着几个正楷白字:热烈祝贺谢剑平研究员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是12月15日的郑州开发区繁华地段。对于途经这里的行人来说,横幅是唯一能让人将研究院与谢剑平联系起来的线索:12月8日上午9点,中国工程院发布54名新增院士名单,该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

郑州烟草研究院是唯一一直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综合性烟草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前身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自1958年升级为研究所后从上海迁至郑州。

本报记者了解到,由于该研究院同时是烟草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基地,因此被行业内人士称为“烟草界的清华”。其他省市的烟草研究所虽然涉猎范围与其相差不大,但“高精尖”人才无法望其项背。

被称作该研究院奠基者的是年过九旬的朱尊权,他于1997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剑平正是朱尊权的学生,当地烟草界人士陈文称,谢剑平是被诸多烟草学者、企业人士公认的学术性人物。他对谢剑平人的评价为:认真、正直、公正。

而据一位了解谢剑平的人士介绍,谢本人也算是一个烟民。

与老师当年当选院士迎来的鲜花与掌声不同,今年新增院士名单公布仅仅一小时后,网友刘志峰便通过微博质疑新晋院士谢剑平研究内容为“更高效杀人”。他的质疑如同扔到湖里的一块石子,关于谢研究的“降焦减害”是否科学的辩论涟漪状爆发。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的措辞非常激烈:“这是中国科学界的耻辱!这是中国工程院的耻辱!”无论在微博上还是接受采访时,杨功焕都要重申这两个感叹句,以表达对谢剑平当选的惊愕。

杨功焕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球成人烟草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报告》作证。据统计,中国目前有3.01亿烟民,52.9%的男人吸烟,只有23.2%的成年人相信吸烟会导致脑卒中,心脏病发作和肺癌,只有14%的人知道低焦油烟的危害和普通烟一样。

以擅长打假著称的方舟子照例搬出了诸多证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明文写道: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

12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在自己的博客中称“实难想象香烟的‘降焦减害’会成为高水平的科技

成果,这是一个方向性研究错误。”

烟草研究院的“其他业务”

作为质疑者中唯一的院士,陈君石认为,“降焦减害”并不是什么中国特有的创新,问题的根本是“降焦减害”不可能降低烟草的危害性,反而能误导烟草消费,阻碍控烟活动。

这些质疑从各个方面打到郑州烟草研究院,如同拳头打到了棉花上,没有任何回音。

15日,谢剑平出差去外地参加烟草行业一个会议。在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闫亚明的办公室,他对谢剑平当选院士不予任何评价。

“我们不回应。”该该院办一位负责人的话,代表整个研究院对谢当选的争议三缄其口。

在这场争论中,只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对谢的当选公开支持,其理由之一是谢剑平的“降焦减害”研究对控烟作用很大,“他获得了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申报发明专利多项,其研究成果被认可并已经推广。”

据本报记者了解,郑州烟草研究院的日常工作涵盖烟草化学、烟草工艺、烟草农业、香精香料等多个方面,谢剑平分管科研开发处、烟草农业研究室、烟草化学重点实验室等。

烟草行业人士陈文解读这四个方面时称,从烟草的种植开始,到生长中预防病虫害,改善品种增加烟叶产量,再到储存保管,以及用哪种方式烤烟、用什么工艺卷烟等等,全部涵盖在内。当然,谢剑平分管的烟草化学重点实验室六个领域中,也包括让他获得院士的“降焦减害”研究。

陈文分析谢剑平的“降焦减害”研究仅是自己工作的一个部分,而且并非主攻方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谢剑平得以当选院士的主要成就,只是他的一部分工作,而这个工作相对于郑州烟草研究院的整个工作领域来说,则是很小的一部分。”

据《2009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报告》的数据,2008年全年行业科技经费投入达16.94亿元,同比增长27.2%;而中国烟草学会编著的《2009-2010烟草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报告》表明,2009年用于烟草科学技术研究的科技投入达到30多亿元。

陈文称,科研经费获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两类:一是科技类,就是卷烟工艺研究;另一个是营销方面的研究。

“除国家相关部门给予烟草行业研究经费外,众多烟草公司会竞相提供研究资金,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避开吸烟有害这一敏感话题,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陈文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农业院校烟草系主任也基本认可

这一说法。据他介绍,受烟草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影响,烟草项目研究很少得到国家科技部门的支持,其经费来自三个方面:国家烟草专卖局、省级烟草专卖局和各省烟草公司。而烟草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确实和企业的关联度更高。“很多研究以增加科技含量为主,但前提还是首先满足消费者需要,降低危害不可能排到其前面。”

“低焦油”对消费者的误导

陈文称,诸多学者的研究由于得到了烟草公司的经费支持,在论文发表之前往往要经过其“审核”,如果“危害”类的字眼过多,会被烟草公司拒绝发表。

据统计,郑州烟草研究院自2003年至今,在烟草行业报纸《东方烟草报》上共刊发研究性文章44篇,但只有2003年11月27日的报纸上,署名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史宏志”的作者,明确提到了吸烟的危害。

文章披露,美国和加拿大健康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卷烟的平均焦油和烟碱量降低了近一半,但与吸烟直接有关的疾病危害和广泛程度并未显著或按同样比例下降。

“近十几年来大量针对低焦油卷烟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吸食低焦油卷烟的益处远远低于人们事先的期望值。”在有关“降焦减害”的论著中,如此旗帜鲜明表明其效果的,堪称凤毛麟角。

一位在烟草行业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类似文章后期在公开发行的业界报纸、杂志上越来越少。无论研究界人士还是烟草公司,都在尽可能避免将烟草和健康联系到一起。而以“神农萃取液”为代表的低焦油卷烟成了宣传的重头,

“在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下,消费者很可能会误认为低焦油香烟危害更小。”

国外烟草公司的做法也在史宏志的文章中有所披露。“针对对低焦油卷烟的指控,2000年以来,各大烟草公司为迎合公共健康部门关于低焦油卷烟并不安全的断言,纷纷主动告诫公民从来没有所谓“安全烟”之说,以避免和减少在法律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但这些文章仅刊发于专业性极强的行业报纸、杂志上,对于普通的烟民来说极少有机会接触。位于山东潍坊的一家烟草公司的销售经理张涛表示,烟草被禁止通过广告方式进行宣传,于是厂家纷纷以某某(烟草名称)文化公司的方式打擦边广告。

“口感第一,低害第二”

在郑州烟草研究院的网站上,国内合作板块明确写有“与行业内各研究单位、卷烟企业、复烤企业、烟机企业、香精香料企业、各级烟草公司、烟叶基地等保持着广泛的、密切的合作和交流”。这些合作的内容涉及卷烟加工工艺、卷烟配方、烟叶栽培和调制、环境烟气、降焦减害等各个方面。

上述某院校烟草系主任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些研究领域都会涉及降低危害这一课题,但他同时表示,提高产量、质量等研究与烟草企业关系更大。总体来说,研究还是从消费者的要求出发,刺激消费,“首先是满足消费者需要,然后是降低危害。”

陈文认为,全国有多个烟草研究院(所),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烟叶的利用率和创造更好的口感,“极少有研究项目会涉及烟民健康方面,对于很多烟草公司来说,他们需要研究更好的口感,并且效果要反馈到市场上。”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

办主任杨功焕向本报记者介绍,谢剑平的研究成果之一“神农萃取液”曾经使企业起死回生。杨功焕称,“神农萃取液”是谢剑平参与研制的一种卷烟降害添加液,主要成分为中草药金银花、总香豆素等。

在神农烟科技技术中心的网站上明确写道:“低害卷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永远是消费者喜爱它的口感与烟香,因此,‘口感第一,低害第二’始终是我们研制开发‘神农低害卷烟’的原则。”

按照公开的数据,添加了“神农萃取液”的五叶神香烟1999年销量不到1000箱,而2001年达1万箱,2004年达13万箱,销售额30亿元。

据本报记者查阅,2003年9月《中国烟草学报》上有一篇谢剑平署名的论文《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技术研究及应用》。论文中,谢剑平在阐述低流卷烟降低危害性的效果时,列举了“中南海”、“白沙”、“绿双喜”、“五叶神”等香烟运用谢剑平的研究而产生的销售业绩。

烟草行业内部评价认为,“五叶神”的成功与谢有着莫大关系。而根据谢论文的论述,另外一家企业的低流流烟气白沙卷烟,在2001年和2002年销售约4万大箱,创利税4亿多元。在烟草行业的诸多专业网站中,类似某某烟草公司的庆祝活动或成立大会新闻比比皆是。烟草公司邀请的重要领导、合作伙伴中,郑州烟草研究院等全国多个烟草研究院(所)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这些都成为杨功焕质疑谢剑平当选院士的理由,在她看来,“降焦减害”等炒作概念的所谓学术研究,只是为了掩饰烟草行业追求利润的真实目的。她告诉本报记者:“烟草研究中所所谓的‘降焦减害’等就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香烟而已。”



处在漩涡中的郑州烟草研究院。 本报记者 张子森 摄